尚書精義

八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尚書精義

（八）

黃　倫撰

尚書精義卷四十六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無垢曰。成王將崩。太保召公。太師畢公率天下諸侯相康王。繼爲天子。遂有顧命之作。又曰。祭以三公職序論之。太師居上。太保居下。而顧命之際。孔子所序。乃以召公居先何也。曰召公太保也。平生保輔成王者也。腹心所寄。情意所同。以國爲家。以嗣王爲骨肉。最爲親厚者也。平生輔佐天下。

曰周公。曰召公而已。周公既死。不以召公首當顧命之任可乎。

張氏曰。顧命者。成王將崩之命也。夫天下大器也。將欲傳之子孫。則其受遺託孤之際。尤所當戒。顧命之所以作也。顧有迴視之意。聖人以死爲歸。故其將崩之命。則謂之顧命。

呂氏曰。成王幼沖之時。先嘗有流言之變。成王思不得正其始。今要得正其終。成王能正其終。則康王方能正其始。蓋成王因事遇變如此。不然。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皆是大聖人。聖人視死生如夜旦之常。何獨成王臨終發命。祗緣成王幼沖。曾有危疑之變。成王所以不得不正其終。所以正其終。欲教康王正其始。史官載之。以爲後世法。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師

氏、虎臣、百尹、御事。

無垢曰。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故成王將崩。上自三公六卿。下至百尹御事。皆使至路寢之前。委付以宗廟社稷後嗣之重。使將絕之言。琅琅在百官聞聽中。而姦心邪志。無自而生。古先哲王。其處死生之際。森嚴如此。女子小人。得行其志乎。庸詎有五王交亂。門生天子之弊乎。嗚呼。其昭示萬世之意深矣。

張氏曰。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者。言其始疾也。至甲子之日。則其疾益甚。成王於是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所以召羣臣而命之者也。當是之時。小大之臣。皆在王庭而聽命。遂與六卿而同召之。則王庭之臣。無不舉矣。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無垢曰。漸進也。幾危也。疾已大進而無退證。惟危殆而難安康。此心知死不久。不可不爲宗社計。故呼公卿御事。告以保輔嗣王之意也。其不亂如此。學問之力也。

黃氏曰。死生之變亦大矣。而不足以二其心。自非聖人有所不能也。孔子曳杖。曾子易簀。而成王被冕服。見百官臨死而不亂如此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夫死生一道也。知生則知死矣。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曾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彼其日夜之所存者。無時而不正矣。殆非死之不亂。其生之不亂故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無垢曰。成王以謂昔我先君文王武王宣布其前後哲王光明之德。以定民之所居。民既得其居。然後陳敷五教以教之。既教之矣。則使學而時習之。民既習五教。而聽用上之命令。所以使殷之否運開達爲周家亨泰之大命也。夫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皆宣重光用之也。以此知成王傳家之法。止爲民而已矣。

張氏曰。文王之德。能光于四方。至武王又能廣文王之教。而昭先人之功。此所以爲宣重光也。宣其光。則輝散而不掩。重其光。則繼續而不絕。舜典之言重華。離卦之言繼明。皆宣重光之謂也。

呂氏曰。大抵自古聖賢。只有兩箇時節。所以堯舜君臣而並。文武父子而處。聖人有作。自古上下數千年。一箇光明起越。前後相照。文武所以宣重光。只在奠麗陳教一句。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無垢曰。成王晚歲。兵寢刑措。可謂盛矣。何艱難之有乎。而成王言此何也。曰。天下之務。皆艱難也。將以爲治。而亂在其中。將以爲安。而危在其中。所以古人惜履霜之不早戒。蔓草之難圖。成王以太平爲艱難。豈非出於此乎。又曰。成王自謂我之言。豈獨能濟艱難而已哉。可以柔服蠻夷。可以作成境內。可以安慰勸勉。大小衆國。皆使安民教民。使民習教。聽用上之號令。則召公、畢公而下。於成王之言。當奉

以周旋。不可失墜。開導康王。以履踐斯言可也。觀成王臨絕之際。其言勁直端莊如此。念慮凝寂。言語分明。豈疾困死生所能動哉。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其成王之謂歟。

東坡曰。恭敬可以濟大難。世以威儀爲文飾而已。不知其爲濟難之具也。故曰。自亂于威儀。幾危。曰非幾者安也。惟安爲可畏。不可冒進也。

呂氏曰。大凡一俯一仰。一動一止。皆天命秩然自有條理。人自以私意相亂。若夫天秩各有條理。則一動一止。井然不亂。無非天命之流行。爾衆臣。無以康王昏進於非幾。此一句尤切。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於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無垢曰。綴衣。孔安國以爲幄帳。是成王憑几出令時。幄帳在焉。既出命。已將備死事。故徹幄帳在庭也。何以知之。喪大記曰。疾病。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牖下。廢牀。鄭康成曰。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幾生氣反也。如大記所說。則出綴衣者。去縣而爲死備也。於明日乙丑之日。成王果崩。又曰。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于伋。以迎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于一人可知矣。又曰。東坡解翼室。謂路寢房左右翼室也。成王喪在

路寢。故子釗廬于翼室。爲憂居之主也。爲憂居之主。則若臣若民。皆當憂居矣。何則。人主爲天下父也。人主既崩。天下皇皇焉無所依託。其得不以憂而居乎。第禮制有限耳。

呂氏曰。古者父子異宮。太子之宮。自在南門之外。成王既崩。教入翼室爲喪主。然者一般。故不是特地迎康王歸來。再見當時臨大變。法度周密如此。太保命仲桓、南宮毛。此要見得召公是周家之重臣。當時成王崩。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大命卻是太保出。

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呂氏曰。伯相召公分陝爲二伯。以伯爲相。正如後世以上公爲相。謂之公相是也。

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序東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無垢曰。祭統曰。狄、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復魄之禮曰。狄人設階。是喪事。狄必主張設之事。故孔安國曰。狄下士也。黼扆若今屏風之類。曰黼者。畫斧於其上也。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言以白黑飾斧也。綴衣即幃幄也。此四座。設此黼扆綴衣。以象成王生時所臨也。以起康王哀慕之心焉。又曰。孔穎達云。牖謂窗也。間者。窗東戶牖之間也。是黼扆之前。敷三重之席。其上重則用桃枝竹席。其席以黼緣之。鄭康成訓黼云。以絳帛爲質。而以白黑之線。繡斧文於上。黼純黼扆。意當以此。又曰。東西牆謂之序。底席蒲葦爲之。綴純。謂綴雜采以緣之也。敷重者。意當如司几筵篾席之說。第文貝仍几。以文貝飾仍

几也。孔安國云。此旦夕牖下之座。以此東西序。皆設窗牖也。又曰。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而用雕玉仍几也。豐莞草也。畫純以畫繢緣之也。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雜五色。孔穎達曰。以五采色畫帛以爲緣。鄭康成曰。似雲氣畫之爲緣。此畫純之法。雕玉仍几。謂刻玉爲文以飾几也。孔安國云。此饗國老。饗羣臣之坐。又曰。路寢爲太室。則東西序有夾室。夾室云者。非路寢正室也。西序之夾室。乃親屬私燕之坐。故召公命狄於此。敷重筍席。玄紛純而設仍几也。筍席、蒻竹席也。玄粉純、以黑組緣之也。漆仍几者。以宴親族。不事華飾。故不以貝玉飾几也。孔穎達引司几筵。訓牖間爲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而疏西序東嚮。爲旦夕牖下之座。東序西嚮。爲養國老饗羣臣之座者。案燕禮云。坐于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座。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于燕飲。故西序爲旦夕聽事之坐。其疏西夾南嚮。爲親屬私燕之坐。曰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于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宴之座。又曰。東坡曰。將傳先王之顧命。不知神之所在。於此乎。於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余謂古人之於親。森然如在目前。豈敢有死其親之心乎。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設此四坐。儼然如先王親臨之。其仁孝尊敬之心。概可見矣。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無垢曰。越、於也。於玉五重之間。陳赤刀、大訓、河圖之寶也。五重者。謂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是五重

也。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是兩物也。安得爲一重。考工記曰。琬圭、琰圭、皆長九寸。弦所以爲重。以琬、琰爲一重。則知弘璧、大玉、夷玉、天球。皆有一雙。蓋謂之重耳。　又曰。赤刀、鄭康成云。武王誅紂時。赤刀爲飾。大訓、孔安國、王肅以爲虞書典謨。且西序已設王旦夕牖下之坐。而復陳寶於此。不已隘乎。曰。孔穎達以謂在坐之北。　又曰。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　又曰。鄭康成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方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釋地云。東方之美。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以此一事考之。則康成以大玉爲華山之玉。天球、謂雍州所貢。其色如天者。必有所考。自是其書不存耳。河圖、卽河出圖。伏羲則之。以畫八卦是也。顧此寶。列于爨國老爨羣臣之坐北。　又曰。唐、國名。其舞衣。必有法爲可傳寶者也。大貝。孔穎達引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在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者。卽此大貝也。然古人豈以爲玩好哉。記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大貝之意。豈以爲此有德之君。所感召者。使人主知所警乎。不然。則石虎以芝爲蓋。麟駕車。此妖耳。何足寶也。學者不可不知此義。鼖鼓、大鼓也。考工記曰。鼓長八尺。謂之鼖鼓。然則此所寶之鼓。必有法度可貴。故以傳示子孫也。在東序者。東序之房也。　又曰。兌、和、垂。皆古之工人。製作精考。法度深密。可爲後世法者。故傳寶之。垂堯時共工。則知兌與和。皆古之工人矣。西房、西序之夾室也。

張氏曰周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此示其爲之先者能傳所寶爲之後者能守所傳然則自越玉五重陳寶而下所傳先王之寶器也天數五地數五天地之數以成變化行鬼神不過於此則人得之以爲德其數亦五而已所謂越玉五重者所以象德也

大輅在賓階面綏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無垢曰大輅玉輅也綏輅金輅也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謂南嚮也先輅象輅也次輅木輅也塾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云夾門之堂也孔安國云先輅次輅皆北面穎達演其說曰塾前陳車必以轅內向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孔安國又謂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馬融王肅謂不陳革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其說甚有理凡此陳設皆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義使康王受顧命洋洋乎如成王在其上在其左右其敢以輕心聽之乎宗社之重不得不爾也

張氏曰王之崩傳顧命于康王所陳之器所設之物非苟以爲玩好而華國也蓋亦有義存焉是故設几之屬者以明靜而居者有其道設車輅之屬者以明動而行者有其道也至於一左一右一東一西或在房或在序莫非至理之所寓然則有天下而居者其可苟乎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無垢曰禮云大夫服冕士服弁雀弁鄭康成云赤黑色如雀頭也惠鄭康成云蓋斜刃宦芟刈畢門路門也此衛門之士也綦青色邸堂廉也廉棱也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而立此衛陛之士也二人分守畢門兩廂四人分守東西兩階也　又曰服冕大夫也自門而至階則用士衛自堂而至階則用大夫衛孔穎達云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以其去殯近故使大夫爲之義或當然也周官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是知服弁而衛者士服冕而衛者大夫近殯者尊故用大夫遠殯者卑故用士　又曰垂盡也謂簷際也堂近壁垂近階東堂之外爲東垂西堂之外爲西垂立于階下者士也立于堂上者大夫也今執戮執瞿者皆冕可以知其爲大夫而立於堂之盡處謂簷際也鄭康成云戮瞿蓋今三鋒矛又曰側階鄭康成王肅皆以謂東下階孔安國以謂北下階路寢之北將近內寢豈容有大夫執兵器立于階乎垂謂堂之垂階謂路寢之階也東下階阼階也宜有衛大夫爲備也東坡云銳當作鈗說文曰鈗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鈗其考證甚詳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

東坡曰三十升麻爲冕蓋衰冕之裳四章此獨用斧者以釋喪服告示變也王方自外入受命傳命者自阼階升則王當從賓階也　又曰禮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鄭玄云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今蟻裳亦爲此文也歟君臣皆吉

服。然皆有變。又曰。太宗、上宗。皆大宗伯也。彤、繢也。繢裳亦變也。王與卿士、邦君、太史。皆變服。以示不忍之意。緣先王之心。吉服乃爲天下計。而凶服乃其心之所存。形見于服者也。方以天下爲計。顧其服不得以私變。時於衣裳之間。微示其變焉。此見其不得已也。方喪其殯。心摧膽裂。而吉服以從事。其得已乎。其得已乎。

無垢曰。孔穎達取考工記爲說曰。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鎭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又曰。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圭者。典瑞曰。王搢大圭。執鎭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于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其意言。今康王承嗣成王守天下。故太保奉鎭圭。使康王守之也。同爵名瑁。天子執之以朝諸侯。太保承介圭。使康王守天下。上宗奉同。使康王主祭祀。奉瑁。使康王冒諸侯。其事皆重。故由主階隮也。又曰。太史秉顧命之書。隨康王後。由賓階而隮也。既隮。乃進康王冊命。言成王命康王嗣有天下也。余觀史官作書。其作文之法。有足爲後世法者。如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又曰。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使翰墨侔造化。到此不能加損矣。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無垢曰。凡百所爲。率循文武。以燮調和平天下。大卞、大法也。文武大法、何法也。卽文武宣前後哲王之光明。見于安民教民。使民習教。聽用上之號令者。是大法也。其發于言語也。謂之大訓。其布之典也。謂

之大卞謂之大訓何以能臨君周邦謂之大卞何以能變和天下大訓言其大體大卞言其大用臨君者大體也變和者大用也能如此然後可以答揚文武之光訓矣

張氏曰以上臨下謂之臨出命正衆謂之君臨周邦言其勢足以服人也君周邦言其道足以正人也臨君周邦之道在於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而已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卞宗曰饗案此條綜解永樂大典原缺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無垢曰太保受康王所祭之同以降而盥手以異同實酒將以酢祭也孔穎達曰祭祀以變爲主不可如用王同故太保盥手更洗異同實酒于同中　又曰璋半圭也酢報祭也王搢大圭執鎮圭以祭太保執半圭以酢祭降殺以兩之義也酢祭若亞獻爾孔穎達云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

又曰既酢祭告成王以已傳顧命之意酳畢乃授小宗伯以同而拜以致敬也王答拜者亦於殯所答拜言已受顧命之意也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無垢曰召公再受小宗伯同者將飲福酒也飲食必有祭其曰祭者祭先酒也謂祭先造酒也者示不忘本也曰嚌者飲福酒至齒而不飲也然則飲福酒咤嚌皆至齒而不飲何也曰尊神遽當之也可見

古人不汲汲於榮利之意也。又曰。宅謂居其所也。謂不移飲福之所。而受小宗伯同。而又拜以謝所賜也。王答拜者。敬顧命之禮畢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無垢曰。太保既畢事。乃降自西階。而有司收徹同爵器用也。若乃綴衣及陳寶。未葬以前。不敢收也。蓋以象其平生服用也。此仁人孝子之意。又曰。諸侯出路寢門外。以俟康王之命也。寢門而曰廟門何也。以殯宮而言也。

尚書精義卷四十七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林氏曰。昔高宗宅亮之際。王庸作書以誥。今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高宗亮陰三祀。而恭默思道。康王在位而無所事。故曰既尸天子宜乎。

楊氏曰。古者有功而受祿。謂之尸祿。夏書數羲和之罪。曰羲和尸厥官。五子之歌又曰。太康尸位以逸豫。則尸之爲言。非善辭也明矣。仲尼序康王之誥。曰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然則尸之一字。其說在于讖喪禮之所由變也。商書曰。王宅憂亮陰三祀。周書曰。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二年不言。論語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而康王居父之喪。既已延入翼室。恤宅宗。則當委政于冢宰。亮陰而不言。方合乎古之禮。何則。乙丑成王崩。越三日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王麻冕黼裳。入即位。大史秉書由賓階踰。揚其册命之辭。王再拜興而受之。固已異於古也。雖然。於是乎亦可以遂不言矣。而復出在應門之外。稱予一人。以誥於四方。羣臣皆稱聽命。相揖趨出。方釋冕而反喪服。噫。所謂亮陰不言之禮。無乃異於此。曲禮曰。凡在喪。王曰小童。春秋既書王猛居於皇。及其沒也。止書王子猛卒。以其未踰年也。則夫踰年稱王明矣。今聖人序其誥之首曰。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得非譏喪禮之所由變乎。

呂氏曰禮有正有變三年除喪朝于廟之時時則所謂進戒于嗣王是禮之正到得方在喪服中已請諸侯進戒則是禮之變成王之詩所謂敬之嗣王朝于廟是禮之正也如太甲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此是禮之變何故太甲正是未除喪之時有敗度之漸伊尹恐太甲不能保天位所以用變禮進戒也自古有變禮有正禮後世論康王之誥引晉不見諸侯以爲晉尚能守禮之常而已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無垢曰畢門之外爲應門之內者以畢門有殯宮乃廟門也廟門則殯宮爲主不可以見諸侯故孔安國謂出畢門立應門之中庭南面也孔穎達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卽答拜復不言興知立中庭南面也　又曰太保召公時爲西伯故率西方諸侯入見畢公太師也時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入見師保職位自有高卑今以太保爲首何也時召公爲冢宰孔穎達云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爲位也其訓甚明不事穿鑿　又曰賓指諸侯也孔穎達謂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爲賓其訓甚當天子爲主故諸侯稱賓稱舉也舉所奉之圭幷馬幣進而言曰一二臣爲國之衛者敢執土地所出以奠見也一二臣言諸侯也　又曰既執壤奠乃敢再拜稽首以獻焉稽首

者。孔穎達曰。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爲盡禮也。其說甚當。爲王之義。當繼先王之德。以爲諸侯主。今諸侯以誠歸我。以先王望我。故答其善意而拜之者。尊先王也。義嗣德三字。乃史官立此意也。

林氏曰。自西方來者。宜入其左。自東方來者。宜入其右。以明人臣事君。莫敢尚有所以自便。坤之六五。黃裳元吉者。言臣事也。斯干之詩曰。朱芾斯皇者。言臣事也。康王于此。釋服而接諸侯。於是屈尊而答拜。答拜者。德也。

張氏曰。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故以馬喻臣。布乘則陳者。四馬也。黃則物色。朱則人爲而已。有駜之詩曰。駜彼乘黃。則黃出乎自然者也。朱公取白馬而朱其尾鬣。則朱出乎人爲者也。馬必以黃。而黃有中順之色。則黃者臣之道也。飾必以朱。而朱有含陽之色。則朱者君之道也。諸侯體臣道而從君。今故黃而朱之。以示其不敢以有己也。又曰。王義嗣德答拜。言王之釋喪接諸侯之人。而嗣先王至尊禮諸侯之德。諸侯之見天子。皆再拜稽首。王不敢以尊大自居。而答拜焉。此所以爲德。是德也。先王之所常行。而康王繼之。故謂之嗣德。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林氏曰。保莫大之業者。必在乎恭敬。成前人之功者。莫先乎底定。先人所以貽厥後人。後人所以紹前烈者。不外此道也。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命我文王。順天大道。以恤西土之民。言西土者。言其創業之

初也惟成王受其成法紹有令緒興大利除大害去其殘虐保定厥功對揚至大之休建立可久之業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極豈不艱哉今康王小子固當若涉深水罔求予濟夙興夜寐慄慄危懼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可不敬之哉然國之大事在於強兵故當張大六師之衆嗣成文武之命壯我國威張我王略無墮前日之功斯可也

呂氏曰繼體守成之君多不知憂患太保之戒所以先及此者卽怕康王但見富盛宴安而已新陟是新升遐之成王亦猶今人言物故畢協是一賞一罰無有不當所以能戡定厥功誅武庚伐淮夷踐奄惟其如此所以大遺後人無窮之休論成王能敬迓天威則盛德事亦甚多何故獨說賞罰蓋此正爲太子自幽冏之時入學所以師保輔相興正戒凡道德性命之說告之熟矣惟賞罰治道乃天下之事恐未曾熟所以進戒首言及此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咨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無垢曰進戒不及於諸侯而止言召公芮伯報告不及於召公而止言侯甸男衞穎達以謂互相見此足以見爲史者之尙簡嚴也　又曰召公等言成王以賞罰定功欲康王以六師保命也而康王報誥乃曰文武時天下太平且富不以咨罰人爲務平謂君子小人各當其分富謂耕桑衣食各足其願夫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天下之民穀足乎腹衣足乎體而君上無淫刑濫罰以擾動天下想見文武之世

天下和樂矣。且召公等方以賞罰六師爲言。而康王以平富不用刑爲對。其見識超邁。存養淵深。表裏相符。內外相協。眞刑措之主歟。　又曰。蓋天下之理窮。則天下之機來。無不知之矣。記曰。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其齊也。是齊謂心不外馳。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是信謂德充乎己。文武之時。天下平富。刑罰不用。果何以致哉。以文武底至足以待天下之變。齊信足以感天下之心。用此故能致天下平富。刑罰不用。而盛德大功。昭明於天下也。　又曰。熊羆之士奮其勇力。不二心之臣。效其忠赤。豈以殺人爲事哉。保乂文武之德化而已。惟上下各以德爲主。所以用此直心。命于上帝。而日月星辰。皆順其道。天不敢吝神器。付與文武四方之民。使之安養也。康王之見。何其遠哉。　又曰。皇天既付畀四方。文武自謂。不能獨治。乃命建諸侯。樹藩屏以保衞後之子孫焉。所建所樹。皆當時賢者。故諸侯子孫。得繼先公之業。而爲一國之君。以爲藩屏焉。其可不盡心以保乂我國家乎。

林氏曰。天特一己之聰明以致治。則視聽不及。資衆賢之智略。則邦家自定。先王之臨莅天下。後王之嗣守大業。豈外是哉。有天下者。莫強於得人。莫不善於自任。既得其人。與之共治。則天下其有不安。國家其有不乂乎。昔宣王之時。任賢使能。如申伯。如仲山甫。如韓侯。或爲相。或爲將。或爲諸侯。如方叔。如吉甫。如召虎。或征蠻荊。或伐玁狁。或平淮夷。想當其時。將相之臣。與百執事。莫非忠正之臣。則號爲中興。其所以賴者此也。及觀周公之立政。觀其告戒之際。亦無非以用人爲先。

今予一二伯父。尚肯暨顧絞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

子羞.

無垢曰.人臣無己.以人主爲己.人臣無心.以人主爲心.以人主爲己.則身在外.而不以在外自棄.以人主爲心.故心在王室.而不以王室爲遠.凡所念慮.凡所議論.凡所興建.凡所號令.凡所趣會.皆若在人主之左右.而對人主之淸光也.其敢少怠乎.康王言此.亦可謂知臣子之道矣.又曰.蓋諸侯順道.則王室尊榮.諸侯不順.則王室羞辱.以一二伯父之賢.豈尙有此.曰.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此康王所以儆戒.飭之而使戒懼也.

呂氏曰.維持天下.不在威令.只在恩意.恩意是眞維持天下之具.爾今日來臣我.乃是繼爾先父.臣我先王之臣.亦能安爾先王之臣.見得諸侯不當私有其國.爾今日來臣服王室.不是服事康王.乃是服事先王文武成王.爾其言服事先王.見得康王不敢私有天下.康王所以言先王先公者.蓋自堯舜禹湯以來.都有公共意思.此康王所以不敢認爲己有爾.

羣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林氏曰.禮旣成矣.揖而退之.其一進一退.或止或出.皆俟揖者.所以明爲臣之義.必聽命于君.而不敢專也.

張氏曰.王釋冕反喪服者.以冕服而見羣臣.所以致其爲君之道也.反喪而居憂.所以致其爲子之道也.君臣父子之道.人倫之大者.不可以獨降.亦不可以偏廢.康王於此.兩得之矣.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無垢曰。頑民居於洛之外邑。謂之成周。以頑民所居。尹成周者。特重其任。故以周公、君陳、畢公、爲之。蓋所以調治頑民。使之心服而向化也。周家于頑民一事。亦可謂盡心矣。意謂頑民服則天下安。頑民動則天下危。其巧思深智。所以調護之亦至矣。張氏曰。古者大事書之册。康王命畢公。承周公君陳之後。以保釐東郊。亦國之大事也。此所以命作册焉。

畢命

惟十有一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無垢曰。惟康王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朏。於朏三日壬申。康王晨朝。徐徐自鎬京。至於文王之廟。告文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也。鎬京、宗周也。豐、文王廟所在也。

張氏曰。蓋成周之衆。周公師保之於其始。君陳分正之于其中。畢公之時。則其治成矣。不有以析而治之。則善惡混淆。而民不畏慕。然則畢公之治。將欲克成厥終。不可不保釐之也。

呂氏曰。康王就文武廟發大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是一箇綏養懷撫。釐是一箇整頓分明。各有條理。然又當總二字先後看之。論其治。先也包容。後分別。雖分別前後。然保養意思不散。所以謂之保釐。言其釐自保養中出。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

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無垢曰古之人主其不忘祖宗有至于是也蓋夏氏自有夏氏祖宗商家自有商家祖宗周家自有周家祖宗三代祖宗各乘時制作皆緣民心之所向而爲之法度商之子孫已不同夏氏法度周之子孫不同商家法度蓋斯民目所見耳所聞者周家法度也心所知身所履者周家法度也雖堯舜盛帝禹湯顯王於吾何有哉昔光武入洛父老泣曰不意今日復見漢家威儀則一代祖宗法度安可輕議而變易之乎變易祖宗法度是變易民心也變易民心是變易宗社也康王拳拳於文王武王敷大德受殷命爲言蓋尊祖宗也尊祖宗如此敢變易其法度哉　又曰有一代祖宗必有一代宗臣周公周家宗臣也故言祖宗必言周公非尊公也尊祖宗也況周公左右先王文武以安定天下者哉其可忘之邪　又曰天子不自安以天下之安爲安天下亦不自安以一夫皆得其所爲安國家天下既安矣獨殷民未服焉殷民未服天下安乎天下既未安人主能安乎故化殷頑民既歷三紀三十六年頑民父子亦已一變父子相代善惡不同其風亦移殷民既變移是四方無可憂之事矣殷民變而四方安則人主安矣

林氏曰觀此則周公之功可謂大矣周公之心可謂勤矣以王室之親託肺腑之任輔文武以起業贊成康以守成經營締構知無不爲及至治殷頑民使之密邇王室則威強易以鎮服聰明易以檢察德教易以漸染仁義易以漸摩終至澆漓化爲醇厚暴悍革爲良善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豈無自而然

也。且殷之頑民。非遷于洛邑。則亦未遽化也。何則。天下之勢有遠近。人君之治有先後。近者親而遠者疏。京師先而諸夏後。惟周公之心。無商周之間。彼此之心。一視而同仁。故其既沒之後。使人懷思如是之甚也。

呂氏曰。教民之道。以政刑驅之。所及固淺。以號令諭之。所及亦不深。惟遷在洛邑。聲名文物之地。使之日漸月漬。自然淪於肌膚。浹于骨髓。無有不化其訓。何故。有楚大夫之子。以齊人傅之。衆人咻之。如何會得齊語。若教商民。只在他舊地。便使周家有勤勤告戒。亦不過一齊人傅之。惟遷于洛。所謂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不可得也。惟引他在文物之地。使之化。亦不知也。周公遷頑民到此。已三十六年矣。父子相繼爲一世。世變是換一番人風移。是舊沉湎之風。都變移了。此一句。要看。王者必世而後仁。雖是聖人相繼出教。他亦必久於其道而化成。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東坡曰。始則遷其頑者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者而用之。周人之于商也。可謂無負矣。夫道何常之有。應物而已。物降則與之俱升。物汙則與之俱降。夫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俗善則養之以寬。俗頑則齊之以猛。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齊太公因俗設教。則三月而治。魯伯禽易俗變禮。五月而定。三月之與五月。未足爲遲速也。而後世之盛衰出焉。以伯禽之賢。用周公之訓。而猶若是。苟不逮伯禽者。變易之患。可勝言哉。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無垢曰。畢公爲人。於德懋勉。無一毫之怠。克勤小物。無一毫之遺。正色率下。無一毫之邪。如此等人。使在民上。端嚴莊敬。有如父師之尊。神明之重。正禮所謂民瞻其顏色。而弗敢易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者也。一言之出。誰敢易之。又曰。畢公弼亮四世。其美功積累著於朝廷。亦已多矣。凡其爲君制禮作樂。立經陳紀。無不自其裨贊措畫者。天下太平。防微杜漸。成憲舊章。無不畢具。康王無可施爲者。第垂衣拱手。仰成于先王而已。斯實畢公之力也。

林氏曰。居大臣之任者。以德行爲先。化天下之人者。在聲色之可尚。常人之情。於斯四者。未始或無。然罕有能臻其至者。蓋功不足以報國。忠不足以輔君。但可立名於一時。而不能垂裕於悠久。惟公弼亮四世。功加後裔。故能勉其德行。能勤小物。其德行爲可嘉矣。尊其瞻視。行其法言。其聲色爲可尚矣。終至勳在王室。藏諸盟府。與國家相爲終始。與日月爭其晝夜。致一人垂衣端拱。清靖無爲。而享其成功矣。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無垢曰。異善人所居之宅里。使爲善者。顯在人上。則好善者。安于爲善。行惡者。恥于爲惡矣。非時如此而止也。又當以爵賞。彰其爲善者。使在士大夫之列。以刑罰癉其爲惡者。使受市朝之撻。立揚善之風。

以鼓舞其性情立場不善之情使敷聞於遐遠此皆先王造化斯民聳動之術也若爲善者無所恃爲惡者無所憚悠悠冉冉卒淪胥以敗而入亂亡之中矣是以康王于太平之後而有表異風聲之說也其遠矣哉　又曰表厥宅里曰此善人君子也如此則是宅里之間獨此家爲善人君子而其餘皆非也如此亦可深恥矣尙猶有弗率吾教訓典常者豈可已乎此又有造化焉殊其井里疆界明言其爲惡黨而不與善人君子之列焉

林氏曰化天下之俗者當明善惡爲先革當時之弊者尤在勉沮爲本善不長則惡不消是非混淆可否無別欲民人向化也難矣又焉能救當時之弊乎惟能別頑民之善惡表善人之居里于善則著之于惡則病之于是又因其善而立之風聲使之振動警戒其尤不率者又當殊井疆以處之使之畏辱而慕善又當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遺民非惟商民安而天下之民舉安也

張氏曰畢公之治與周公同故命之以周公之事者使之循行之者也旌別淑慝淑在性慝在心及其色形而成名于外故謂之善惡旌別其淑之與慝則善惡不淆雜矣表厥宅里者言於善人之宅里必表異之則善者顯矣表厥宅里所以彰其善者也善者彰則惡者病立之風聲者以彰揮善惡猶未足以勉沮之故又立之風以鼓舞之而使之莫不振動立之聲以播告之而使之莫不聽從然猶有不率訓典者則是其惡積大終不可教也故又殊厥井疆以處之使之不得與善者雜焉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此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之謂也其所以如此者蓋亦使之畏慕而已畏者欲其畏惡而

不爲也。慕者。欲其慕善以之勸也。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無垢曰。孔穎達云。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順從之意。紂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其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隨從上意者。以之爲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而東坡曰。予以書考之。知商俗以秦俗。蓋二世似紂也。張釋之諫文帝曰。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言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風靡。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其說甚詳。故幷錄之。然至畢公時。利口之風猶在。未盡絕也。畢公必能辨之。何哉。惟公懋德。則足以起人之誠心。克勤小物。則足以止惡于未然。弼亮四世。則飽諳時俗之變矣。正色率下。則非心邪意。一皆散矣。慮譁亡實。阿諛苟且之態。其敢復萌乎。此所以知畢公必能辨此也。

林氏曰。治必有先理。尚不異。政者正也。以仁爲本。以義爲基。不在崖異嶄絕之行。甚高難行之理。持一道以常行。豈勉於須臾。而厭於悠久。行於朝夕。而忽於歲月。使民優游漸漬。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則知政貴有恒也。如此辭者。發言之端也。意盡而言知者。天下之至言也。言不知而意不盡者。天下之浮言也。苟欲使民。曉然知利害之所在。而無惑於紛紜。豈在多人旁搜。指東爲西而求異乎。易曰。吉人之辭寡。則知辭尚體要也。

尚書精義卷四十八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無垢曰。天道非他。禮與德而已。欲識天道。當自禮與德觀之。惟由禮則理而爲善行。惟有德則得而爲聖賢。此正天道也。而世有祿位之家。不知此理。故由禮者少。而蕩德者多。其悖亂天道也甚矣。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既悖天道。其亡也必矣。然而所以不由禮者。以祿也。惟有祿。則見利而不見禮。所以無德者。以放蕩也。惟放蕩。則見欲而不見德也。林氏曰。襲富貴之勢者。不與驕期。而驕自生。處安樂之極者。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此理之必然。而效之必至也。夫世祿之家。日所覩者。聲色之娛。耳所聞者。絲竹之美。親詩書之時少。親子女之時多。苦言不入于耳。至道不形于心。欲至于敗度縱至于敗禮。又且以蕩陵德。使天之所賦以善者。孑然無遺矣。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今敝壞先王之化。而爲奢麗者。非所以事天也。非惟實悖天道。而禍流于萬世矣。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侮。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無垢曰。世祿之家。以祿亡禮。以蕩陵德。而此殷之庶士。皆世祿之家。居寵利久矣。以祿亡禮。以蕩陵德。惟祿故怙侈。惟蕩故滅義。可以見怙侈而滅義之寔矣。先王之制衣服也。公卿士大夫。各有等殺。今殷士怙侈。而服美于人。滅義而不復問衣裳之常制。此心不已。何所不可乎。

林氏曰今殷之多士居寵爲已久奢侈以爲常怙侈滅義驕淫矜伐今將革商之俗循周之制安可驟以刑罰驅之使從哉惟當閑之猶閑馬之閑不流于放心俾自循於善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無垢曰所謂能訓者何訓也康王恐畢公未知其意故明言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所謂德者卽仁義禮智信之謂義者卽事得其宜之謂在心則有所得于事則得其宜天下之訓有過于此乎然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則民不從是德義之訓儻不以古爲訓于何其訓乎自堯舜三代以來其所以訓民者雖事有不同無非以德義爲主而已非畢公其誰識德義之本乎

張氏曰孔子以富而無驕未若富而好禮則資富能訓以其好禮故也既訓于禮然後能順性命之常而不爲物所殘賊此所以不中道夭而永年也雖然所以訓之之道必在德義得而行之之謂德事得其宜之謂義惟德惟義以訓之然後可以爲大訓也德義之訓當稽之古苟不由古訓則不足以爲大訓矣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無垢曰蓋天下莫難化于殷民吾意誠于此則殷民化于彼是殷民之化與不化可以卜吾德之進否也使殷民有背叛之心則吾德不修可知矣吾德不修豈特殷民背叛天下皆將背叛矣邦之危也奚疑使殷民服化則吾德修可知矣吾德既修豈特殷民服化天下皆爲士君子矣邦之安也亦奚疑論

至于此。康王其知治體之深者乎。　又曰。不剛。表厥宅里是也。不柔。殊厥井疆是也。將以爲剛。而善者怙焉。是不可以爲剛也。將以爲柔。而惡者沮焉。是不可以爲柔也。夫其爲善者。則吾之不剛見焉。方傾意慰薦。使之樂于爲善。其爲惡也。則吾之不柔見焉。方摧挫沮抑。使之憚于爲惡。善惡之來也不同。則吾之待之也。無不允當。非吾之德修。其能如此無毫釐之差乎。

林氏曰。繼治世者易爲力。救亂俗者難爲功。衰亂之俗。有如調瑟。大絲易以急。小絲易以絕。寬以治之。則小大得宜。亟以理之。則先後失序。惟治之以德。則柔不至於縱。剛不至于迫。優而游之。使自得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昔成湯之懋昭大德也。布政則優優。以言其柔。其烈如猛火。以言其剛。終至于德日新。萬邦惟懷。可謂同意。

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無垢曰。以不剛不柔待頑民。自周公來。行之久矣。特所施設異耳。周公以不剛不柔愼其始。故有宅爾宅畝爾畝之說。有致天之罰于爾躬之說。君陳以不剛不柔和其中。故有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之說。有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之說。畢公以不剛不柔成其終。故有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之說。是此三人者。雖設施不同。要之歸於不剛不柔而已。不剛不柔。不在商民。在我而已。施之不得其當。邦之安危繫焉。其可輕乎。

戴氏曰先王之治後王不可以不成先正之功後正不可以不續然而續成治功蓋有其道君臣上下同此一心耳商民歸周爲難化也久矣在成王時周公慎保釐之始君陳和分正之中至康王而又命畢公以往焉所以續先正之功而成先王之治也雖先後不同而心乎商民之心未始不同此所謂成、康之盛也歟

林氏曰播教正之功者非一朝而可成懷袭靡之俗者必相資而後治夫頑民之性也習亂爲已久背化爲已深將以革之非歷世而未見其成也是以前必有望乎後賢必有賴乎聖則馴致斯民之化者非相資而易可哉故愼厥始者欲毖之使爲擾和厥中者欲誘之使爲善成厥終者欲一之使無變使漸而圖之日改月化安而入于良善之域也終至教化修明習俗陶成無復睥睨周室如三監之時至于道洽政治澤潤生民雖外而四夷罔不咸賴予一人無事亦受其福矣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張氏曰名生於實有其實者不與名期而名隨之故康王告畢公使之建無窮之基然後有無窮之聞也夫聖賢君子其所以爲天下國家計者非特在于一身之與當年而已故其所建之功與夫所傳之譽必將以垂之永久矣此所以謂無窮之基無窮之聞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無垢曰畢公之任可謂重矣然勿畏難而曰弗能也惟在盡其心則無難矣勿以易而曰民寡也惟在

慎其事。則不敢以易自處矣。又曰。先王成烈。謂文武成功也。前政。謂周公君陳也。言當今天下四海。皆先王成功。與夫前政輔贊之力也。畢公欽敬順守先王之成功。則周公君陳之政。亦充美而不壞矣。舉而兩得之。可不念哉。

史氏曰。天下之事。不可以微而忽之。不盡其心。則雖微不克。天下之民。不可以寡而輕之。不謹其事。則雖寡不治。惟能盡厥心。愼厥事。則能欽若先王之烈。而美周公君陳之政矣。

林氏曰。自暴者不足以有爲。自棄者不足以有行。不盡厥心。則雖小不克。不謹厥事。則雖寡不治。惟能欽若先王之成烈。內盡其心。外勉其事。是亦周公君陳之政矣。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無垢曰。君牙賢否。于經史無所見。觀穆王稱其祖父忠正勤勞。紀在太常。至使之在六卿高選。想亦賢者矣。使穆王誠能取文、武、成、康爲法於上。君牙取其祖父爲法于下。則周之中興。亦不難矣。然而穆王無聞焉。豈穆王之無志邪。抑豈君牙之忝祖父邪。以此知太平之世。君臣並受其福。衰亂之世。君臣竝受其辱。可不戒哉。又曰。穆王康王孫。昭王子。在周亦不爲有道之主。然而猶能知命君牙爲大司徒。此夫子所以取之也。

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而君牙之册。多言祖父忠節。又戒之以纘舊服。無忝祖考。則是祖父爲司徒。而君牙繼之也。君牙豈芮伯後人邪。不可考矣。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孫氏曰日月爲常旌旗畫以日月故謂之太常言臣之有功者必紀于此所以顯于天而又爲士之所常瞻視示其不忘也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之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彼言功而此言績者蓋有所樹立之謂功有所纂緝之謂績此言乃祖乃父服勞王家繼以父子言之有纂緝之義故謂之績

胡氏曰太常者旗也周禮日月爲常日往月來未嘗少止而謂之常惟其無常乃所以爲常也常者道也物者事也王所事者道也士所事者事也故王所建曰常士所建曰物也

張氏曰中其心之謂忠靜而正之謂貞人臣之節無過于忠貞君牙之祖父于忠貞之道世世而力行之故曰世篤忠貞者言其德也服勞王家者言其事也內篤其德外勤其事故其成績紀之于太常

呂氏曰一代之興維其必有世臣故與王室同休戚安危相與維持長久此亦是理之常譬如名山高岳自然有百圍之木長江滄海自然有千尺之魚周家有八百年之基業自然有世篤忠貞之臣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無垢曰余觀穆王稱君牙爲先王之臣則君牙在昭王時亦已至大官矣使昭王南征而不復則其忝祖父也已有其形矣穆王欲繼守文武成康遺緒而洗先王遺恥乃不思如高宗之求傅說宣王之得

山甫區區守先王齷齪無效之臣以爲左右俾贊治四方其無能爲也不足怪矣又曰若蹈虎尾懼其反噬也又涉春冰懼陷溺也蹈虎尾已憂危矣況蹈虎尾而涉春冰乎幷此二懼其何以堪之夫祖宗遺緒卽天下之民也民猶水也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民猶馬也馬可以安輿亦可以駭輿反噬陷溺之義其在茲乎

林氏曰天下可以一人有而不可以一人治有天下者一人也治天下者非一人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吾一人奄而君之小大不爲之維持臣隣不爲之輔翼則欲其有濟難矣哉又況繼祖宗之不烈荷神考之宏休總宗廟社稷之重履版圖生齒之繁其責可謂重矣其任可謂大矣得不賴左右之臣敷心腹腎腸以共治四方則又安能大布五常之教式和民之物則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民則者此也

張氏曰文武者周之創業之君也成康者周之守文之君也穆王承文武成康之後其于創業守文之遺緒當嗣之而已嗣之者欲其不絕也守之者欲其不失也然而所以嗣守之者非一人之力可以勝其責此所以命君牙爲大司徒者欲其左右輔弼于已以治四方也雖然天下大器也有而爲之者其易邪故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見其憂危之至也此所以命汝予翼作股肱心膂作股肱者欲其外竭其力也作心膂者欲其內竭其謀也纘乃舊服無忝祖考者人子之道以繼志述事者也能繼志述事則有以揚名于後世而無貽祖考之羞辱也矣

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林氏曰身教者從言教者訟君子養源大人正己未有正己而物不正者苟不自正其身則雖令不從矣蓋表正則影正表之不正則影亦不正惟能以中正自處則下無有不從者矣。

張氏曰正者政也中者德也政出于身使人觀而化之者也德出于心使人感而化之者也爾身克正則民化之罔敢不正民心不能以自中待上之人率之而後中然則爲人上者固當正其身中其心然後可言治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無垢曰暑雨祁寒非王之過尙且怨怒咨嗟則夫所以牧民者亦可謂難得其心矣惟以其難調者爲念而思所以易調者在何處而民寧矣然則易調處果何在乎曰莫若正吾身以發其正中吾心以發其中民之正中既見則號之而聽令之而行豈復有怨咨耶所謂易者在茲也然則穆王知告君牙以中正則穆王所以率百官者其可不出于中正乎。

蕭氏曰寒暑無情不可怨民猶妄怨則臨民可謂艱矣然亦在圖其所以易而不以艱爲患也夫雨者惠澤之象夏暑雨又足以解煩恤暍而人之所尤喜也然而太甚則民猶怨況爲政者可以寬縱之太甚乎寒者嚴威之象冬而寒固所以成物而消癘也然而太甚則民猶怨況爲政者可以威之太甚乎陳氏曰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天下無道則民無事而怨甚于寒暑昭王南征不反而穆王卽位乃欲

以轍迹周天下。則民之怨咨。非無謂矣。無惑乎無事而怨也。又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言而天下服之。蓋誠心默契于不言之間。而行事自應于錯舉之後。則天下未有不服者也。穆王告君牙以思艱而圖易。然則其所艱者。果何在乎。惟收天下之心而已。民心歸。則舉措皆足以服民。無患乎民之多怨也。嘻豈易哉。穆王不能知此。則周德衰矣。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無垢曰。文王之謨。非邪說也。所以不顯。丕顯者。其謨大明衆理也。武王之烈。非暴行也。所以丕承。丕承者。其烈大爲可繼也。謨蓋言中正之理。烈蓋承中正之業。其謨其烈。所以啓發佑助後人也。皆以正而無缺。卽中矣。不中則偏。所以缺。

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張氏曰。自其父子而言之。則謂之光訓。自其君臣而言。則謂之光命。此顧命所言。文武之光訓。而君牙所言。文武之光命。其實一也。君牙能對揚文武之光命。則于前人。可以追配之矣。蓋前人于文武光命。固嘗對揚之也。然則君牙將欲追配前人。不可不知乎此。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林氏曰。前人成憲。軌則爲易遵也。典章爲易明也。其言足以明正。其事足以保定。關百聖而不慚。畋天

地而不恥。所以垂法于後者。亦云備矣。人循之則治。所由致。咈之則亂所由生。雖然稱職者人臣之功。任人者人君之德。今也君牙能遵前人之聖訓。率乃祖之攸行。則足以彰穆王之有乂矣。

張氏曰。先正舊典。其書可法也。祖考攸行。其事可循也。于先正舊典能法之。於祖考攸行能循之。則君牙可謂能勝任矣。君牙能勝其任。乃穆王之用得其人。如此。則足以昭穆王之有乂矣。

呂氏曰。君牙當率循乃父之舊法以道之。既說率循。又說時式。言語諄復。不要一毫失前人之意。民之治亂在茲。此一句又提得分明。民之治亂只在此。若是君牙能念祖考。率循舊法。則民之治便在此。若是君牙以私意小知作聰明。以亂舊章。民之亂便在此。蓋民之治亂。只在君牙。守與不守耳。大抵祖宗成法。後世守之則治。違之則亂。如漢高祖、唐太宗。其立法規模詳備。後來子孫纔循之便治。有稍外之則便亂。如君牙能率循祖考。敷教天下。乃所以明昭穆王之法。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不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林氏曰。神器至重。不可以驕心守天下之大。固當以勉力圖。持一身之微。如負萬鈞之重。據泰山之勢。常懷累卵之危。然後可以出典神天。嗣守大寶。而爲神民社稷之主也。今穆王嗣前人之遺緒。紹無疆之歷服。夙興夜寐。罔不祇敬。則其心可謂勤矣。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無垢曰。或承順則善道流行。或匡弼則惡念自消。故形于出入起居者。無非肅敬。見于發號施令者。無非善道。嗚呼。文武天資高遠。而左右前後。又忠良正人承弼之如此。所以益聖益明。而爲天下後世之標的也。又曰。人皆謂祗若出于下民。咸休出于萬邦。而不知乃文武聰明齊聖。與夫左右前後。皆忠良正人之形見矣。然則圖治者。無求之下民萬邦也。求諸己而已矣。

臨川曰。辟者出政立辟之稱。后者繼世之稱。故在先王則稱以承弼厥辟。在己則稱其永弼乃后。言各有所當。故不同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林氏曰。不自抑者。無以盡臣下之謀。不責難者。無以致人君之聖。今夫以一身之微。受兆民之託。機務至繁也。雖極帥曠之聰。有所不能聽。封疆至遠也。雖盡離婁之明。有所不能視。不賴左右有民汝翼。宣力四方。汝爲之臣。則安能盡天下之所當盡乎。惟其責望之如是其重。倚賴之如是其切。在位之士。知其所以責望倚賴之意。朝思夕念。是究是圖。彌縫其闕。匡救其失。使其善者誘而進。使其不善却而退。輔導訓誨。期致其君于無過之地而後已。則爲之君者。雖有傲物之心。必變而爲寬厚。雖有奇褒之行。必歸之于至正。使無愧于前人而克紹前烈矣。

孫氏曰繩者彈正也糾者察也愆言乎行謬言乎言繩之使無過行糾之使之無過言格非心孟子所謂大人能格君心之非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無垢曰侍御僕從安能勉勵君之德而交修君之不逮哉余蓋知之矣使居此任者有一不正之人則劉向所謂熒惑耳目感移心志其何所不至哉儻皆正人則人主邪心不生雖生亦不行矣其或有失則侍御僕從交相以先王故事正之其所補豈小哉

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臣德惟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寮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林氏曰夫事君以人者以一善士傅之使衆不善士咻之則王之左右前後皆非善士也故所聞未必善言所見未必善行而王孰與爲善哉古人所謂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言是也以一不善士咻之使衆善士傅之則王之左右前後皆善士也故所聞莫非善言所見莫非善行而王孰與爲不善哉古人所以謂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荀卿曰習俗移志安久移俗居楚而楚居夏而夏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豈齊人楚人咻之之意邪昔成王中才之主也有周召則義聞有管蔡則讒入則知王之左右當擇正人也

史氏曰。得天下之正臣。斯能行天下之正道。臣道正而君不正者。未之有也。夫在朝之官。不勝其衆。而狎近者莫親乎僕御。天下之邪。不勝其多。而易溺者莫先乎耳目。僕御耳目之官也。使得其正。則君之視聽。無往而不正。不得其正。則所以開視聽之端者。無往而能正。人君之德。先王之典。正與否。端在乎太僕之官。愼簡乃僚。舉而用之。何如耳。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張氏曰。穆王於文武之臣。則曰承弼厥辟。至其自言。則曰永弼乃后于彝憲。蓋人君之于侍御僕從之臣。非主于將順。而其意欲使其正救而強拂于己。此所以言永弼。而不謂之承弼也。

呂氏曰。穆王至此。又說與伯冏。汝到此須以敬。長輔我于常典。二祖宗彝憲。已自完備。無虧欠處。但輔我於常憲足矣。

尚書精義卷四十九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無垢曰呂命者命呂侯爲司寇也命爲司寇而不明言之如君牙爲司徒伯冏爲太僕正之例何也曰爲司寇久矣呂侯以時度之知周刑太重乃建明于穆王以夏贖刑爲法穆王是之故因可呂侯贖刑之法而徧及天下也是篇非爲命爲司寇而作也此所以謂之呂刑也名言呂刑則知贖刑之意出自呂侯建明也

東坡曰周公之刑二千五百而穆王三千雖增其科條而入墨劓者多入宮辟者少也贖者疑赦之罰耳然訓刑必以贖者非定贖之錢數無以爲五刑重輕之率也如今世徒流者皆折杖非以數折不知徒流增減之率也

司馬橖曰善治天下者使法勝民而不使民勝法法勝民則治民勝法則亂是以先王藏法于幽隱之中而不以示民若懼民之勝吾法也夫人君所以制天下之命者在乎法而所以行天下之法者在乎權權者我之所持以制人之死生而不可使人持之以反制我也今藏法于胷中而原心以定罪度情以制法刑則刑殺則殺使人不得以罪之小大而求法之輕重則天下之法在于我矣故民惟俛首以聽命斂手以避法遷善遠罪截然俱入于規矩準繩之中則姦僞巧詐之心無自而作況敢玩法以議

其上邪。

黃氏曰。不待爵而勸。不待刑而懲。是君子也。堯舜之民也。爵之而後勸。刑之而後懲。是衆人也。治世之民也。爵之而不勸。刑之而不懲。是姦民也。亂世之民也。余讀舜典。其命百官也。曰惟刑之恤云爾。其命皐陶曰。惟明克允云爾。蓋其終篇者無幾。嗚呼。何爲法之簡也。至讀呂刑。反復數千言。凜乎惟恐聽之之不詳。閱之之不實。誅之之不當。宥之之不審。重輕之不齊。辭貌之不一。曲爲之禁。而大爲之防。其屬至于三千。則何法之詳也。至讀春秋定哀之篇。蓋終乎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爵刑之用備矣。聖人予之。天下之人背而去之。聖人奪之。天下之人趨而歸之。向也僭而今也簒。向也專而今也逐。向也假君之權。而今也國其國矣。爵非不立也。刑非不明也。然而天下莫之從也。是何法之弛也。夫刑非聖人之得已也。既爲之防于此。以待天下矣。而天下猶有出乎防之外。則爲之刑以待之。凡刑措而不用者。非上之人不用之也。天下安行于至善而入吾刑者少矣。自教化之具弛。而後犯法者衆。犯法者衆。而後刑益詳。其刑詳矣。而不務於教。及其久也。習而安之。則刑亦玩而不威矣。故法簡于舜。而詳于周。雖以孔子之聖。盡力救之于其末流。而不能正。故呂刑爲帝王之書之終。而春秋爲六經之終。夫刑非聖人之得已也。其用出于不得已。則策之下矣。而猶不能以有爲。聖人若曰。嗚呼。治道至于刑而窮矣。故書與春秋皆終焉。

林希曰。穆王訓夏贖刑。周失刑也。周刑之屬。墨五百。荊五百。大辟五百。穆繼成康丕式之後。享國耄荒。

其臣甫侯爲訓夏乃作詳刑以詰四方墨劓不五百而千荆五百官三百大辟二百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庶矣乎荀子曰刑名從商則夏刑密亦得輕重之中

張沂曰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至湯刑稍重厥後紂作炮烙之刑罰益重周承其後不可頓使太輕雖輕于殷猶重于夏至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後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請訓用夏法非聖人制作不及呂侯蓋刑罰世輕世重所宜損益也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

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黥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荊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荊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衆。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案以上經解永樂大典原缺。）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無垢曰。上刑適輕者。如同是殺人也。殺人者死。此上刑也。然其間有誤殺者。此在殺人中適輕也。適輕則服下刑矣。下刑適重者。如鬬毆不死。此下刑也。然其間有謀殺而適不死焉。此適重也。適重則服上刑而死矣。用刑者。豈可以殺人鬬毆不問情之輕重而行刑哉。情輕則罰亦輕。情重則罰亦重。以情爲權。而論擬罪之輕重。則其刑罰爲當矣。刑權輕重以爲上下。罰權輕重以爲多少。則先王之用刑罰。其

大指亦簡要矣。

史氏曰。以法而用法。不若以權而用法。法者一定之制。權者一時之宜。任法則罪有時而不合。任權則罪無往而不當。法無輕重。因罪而爲之輕重。非聖人善用其權。則法有時而不恕矣。當服上刑矣。而情適于輕。使之下服。則必無濫獄。當服下刑矣。而情適于重。使之上服。則必無隱情。輕重以權。不以法也。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東坡曰。穆王復古而不是古。變今而不非今。厚之至也。曰各隨世輕重矣。民有犯罪于改法之前。而論法于今日者。可復齊于一乎。舊法輕則從舊法。今法輕則從今法。其不齊所以爲齊也。倫者其例也。要者其辭也。辭例相參考。必有以處之矣。

張氏曰。商人羣飲而赦之。不害其爲輕。周人羣飲而殺之。不害其爲重。或輕或重。因世而已。若夫不能隨世爲之輕重。欲爲一法以齊之。則非所以爲齊也。惟齊以非齊。則其齊也齊矣。有倫者。言或先或後。不失其序也。有要者。言或因或革。不失其統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林氏曰。夫刑者。例也。一成而不變。君子嘗盡心焉。罰之懲人。非致之死。然人已極于病矣。刑人有至死者。可不慎乎。言刑之當謹也。如此。然不可以才而折獄也。惟內有仁心者。乃可折獄也。佞者才也。如左傳云。寡人不佞是也。以才折獄。則失之縱。以仁折獄。則失之柔。兩者皆非中道也。凡察囚辭之差者。使

不得盡其情。則彼雖非心服而從。惟屈而從矣。

呂氏曰。治獄之道。要察罪辭冤枉。于差誤處。若不于差誤處察。無緣知得他實情。如他有理。他十次說。十次無差錯。若無理。十次說是十樣。司政典獄。須是去不同處。察他之情狀。都無逃避處。非從惟從。不可從他辭說。須是從他一箇實情。不能從他實情。只是從他辭說。此不是從。大抵用刑。不從民之口。從民之心。不從民之心。乃所以從民之心。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幷兩刑。

呂氏曰。折獄之人。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以哀敬之心折獄。此是治獄之本。後世折獄之官。卻以折獄爲能事。纔得其情。便自喜了。蓋治獄之官。是代天行罰。須是哀敬明啓刑書。所謂載在象魏。無不詳備。須是明啓了。又須衆人相與占度。方能咸庶中正。不可以己意自占。若以己意自占。便不能中正。何故。獄不是等閒事。纔出不是刑。便是罰。其刑便傷人肌膚。其罰便傷人財貨。到者裏須是審克之。　又曰。大抵獄最要看人輸情。須是看初輸情時節。若不是看初輸情時節。看他已成獄。則已成者。皆是深文鍛鍊得成。此不可信。所謂輸者。是初款。看他初款輸辭。無冤枉時。方可信。如漢杜周深刻鍛鍊。皋陶有所不爲。以此見得。須是看他吐露情實時。方信無冤枉。　又曰。奏獄于上。須盡備許多條目。有幷兩刑者。有一人兼犯兩罪。合得兩刑。聖人則幷兩刑爲一刑。就其重者刑之。所謂其刑上備者。見得聖人不欲遺漏。有幷兩刑者。見得人不多罪。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林氏曰欽而畏法者人君所以望天下之民喜于用刑者人君所以遺天下之毒何則刑者先王爲天下沮惡表善之具也使其樂于用刑而無戒懼之心則民將輕于犯法則善者無所勸而惡者無所沮矣惟其哀之憐之則天下之民畏法自重而無自棄于爲善之域豈不嘉哉雖然犯法者天下之民典法者有司之責使其典法者不以上天之心爲心不知人君所以戒勑于我者非惟上負皇天人君之委託則民將必有所不服矣　又曰夫兩造具備則易以折斷單辭無主則難于審聽爲有司者其可不明聽之哉

呂氏曰今天之相助下民無非以天討正民之罪作配在下是司政典獄代天行罰與天作配有對天之功此豈可容易看過天能死生人司政典獄亦能死生人須是對越在天心與天對無一毫私曲方可用刑明清于單辭所謂單辭最難察有兩辭者卻是有對頭單辭無對頭無證佐又無主家今若欲識得如一人殺一人那一人已死只有殺人者在又無對頭獄辭都由此一人說此之謂單辭明清須是自家知慮澄清初無私昵方始能子細察得他若不是十分知慮清明如何察得單辭單辭察了兩辭不足道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無垢曰。夫民之所以治者。以典獄之官。先得理之中。無私喜。無私怒。以此聽獄之兩辭。則直者得理。曲者服刑。曲直在彼。而我無一毫私心變動於其間焉。所以君子有所怙。小人有所懼。又曰。不能分兩辭之曲直者。多由私家亂之也。私家云者。私喜私怒。其下至于納賂受賄。以亂曲直者。皆是也。安得不以私家爲戒乎。又曰。鬻獄得貨。人見其爲寶耳。非寶也。乃聚罪狀耳。東坡云。辜功猶罪狀也。古者論罪有功。其迹狀也。此意猶昔人作假山。其傳曰。此非假山也。乃血山耳。以言獄貨非寶也。乃聚衆禍耳。取禍入門。稍知利害者爲之乎。而貪吏見金不見禍。其亦可哀也。故穆王指獄貨爲禍。使知所警焉。

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天理之自然者。人以寃枉求正于我。而我受人貨賂。變是爲非。亂曲爲直。此正作不善者也。報以庶尤。卽降之百殃之謂也。天罰昭然如此。自古及今所不昧者也。其可不長久畏之乎。永畏云者。非一朝一夕之畏也。又曰。鬻獄而變是非。亂曲直。則天降之殃禍。此必然之理也。豈天不以中道待人哉。惟人自取其殃禍耳。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是哲命、吉命、凶命。歷年之命。天何容心。惟人自取之耳。在命者。謂人自取。正在殃禍之命也。又曰。人君代天者也。庶人爲不中之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以智詐愚。以勇苦怯。人君當行天命以罰之。今人君失職。使典獄者。變是非。亂曲直。天乃自降殃禍。以罰不中之民。事至于此。是人君紀綱大壞。無有善政在于天下者也。何謂善政。無辜者得理。有罪者服刑。此善政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

師監于茲祥刑。

無垢曰。此篇大抵多主于中。如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曰。故乃明于刑之中。曰。觀于五刑之中。曰。咸庶中正。曰。民之亂罔不中。曰。非天不中。而終曰。咸中有慶。今又曰。今汝嗣孫。自今以往。何監法乎。非立德以啓發民之中乎。庶幾汝嗣孫。明聽我言哉。蓋民各有中。得此中。則上下貴賤老幼。各安其分。不相陵犯。有和睦之風。無乖爭之俗。安得陷于刑辟哉。顧惟此中。其何能自發見乎。惟在上者。行德以啓發之耳。昔堯以穆穆在上。而羣后以明明在下。君臣合德。醞釀造化。灼于四方。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則民之中。果在上立德以啓發之耳。　又曰。知人則哲。哲者知人之謂也。有知人之哲。而以斷刑。則人之是非曲直。何所逃哉。是非明辨。曲直昭然。善人怙焉。惡人懼焉。萬口一音。稱頌讚美者。此自然之理也。然則孰爲哲。曰自知。孰爲自知。曰三省。三省則自知一心之是非曲直矣。自知一心之是非曲直。則天下之是非曲直。皆影見於吾一心矣。猶懸鏡於堂。妍醜皆入。澄水于江。星斗自見。哲人之稱。蓋自于此。　又曰。哲人何以有無疆之譽哉。以其斷獄。皆屬于五刑之中故也。不輕以用刑。有罪者無所逃。不重以用刑。無罪者無所慮。一以中斷刑而已矣。吾何容心哉。大而大辟。小而墨辟。皆得其中。所以有無疆之慶譽也。哲人豈求名于人哉。鼓鐘于宮。其聲自聞于外。蘭生于林。其香自達于遠。

林氏曰。本之以德者。人君愛天下之誠。輔之以刑者。人君治天下之術。使其本之以德。則施爲仁政。發爲仁術。而躋民于仁壽之域。又非爵賞勸乎其前。刑罰驅乎其後。民皆狃于爲善。則雖有刑法。殆將措

而不用。卷而懷之。此人君愛天下之誠然也。惟其輔之以刑。則不專以刻薄爲心。鍛鍊爲利。立民之極。享天之福。法得其情。情當其罪。放僻邪侈之心。無自而生。遷善遠罪之風。油然而起。此人君治天下之術然也。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無垢曰。余讀史記。知幽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而立其子伯服爲太子。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夷殺幽王。虜褒姒。晉文侯與鄭武公。乃卽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嗚呼。尙忍言哉。卽以史考之。是平王因申侯殺其父而得立也。嗚呼。尙忍言之邪。嗚呼。春秋之作。始于隱公。其亦以是乎。使平王知有父子。方且痛苦求死之不給。肯爲弑父者所立乎。又曰。晉文侯仇。迎立平王。遷于洛邑。平王德之。故錫以秬鬯圭瓚、彤弓矢。使爲侯伯。卽分陝之任也。毛萇云。九命諸侯。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穎達云。晉文侯于時。九命爲東西伯。故得受其賜也。秬鬯者。秬、黑黍也。鬯、鬱金之氣也。以鬱金釀秬米爲酒。圭瓚。以圭爲勺柄。以酌鬱鬯。祼以求神也。此諸侯之盛禮也。禮曰。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以是知。非如晉文侯安定國家。安得受此禮乎。

胡氏曰。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明堂位曰。灌用玉瓚。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蓋古者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故旱麓言。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江漢言。釐爾圭瓚。秬鬯一卣。爲其有功而賜之也。然則文侯有功于東周。而平王賜之以此。凡以崇德報功而已。傳曰。孝道備

者。賜以秬鬯圭瓚。宗廟之盛禮也。於此見之。

林氏曰。先王之念有功也。必有物以賜之。諸侯之受其賜也。必因義以報之。蓋諸侯也者。誠心夾輔。安攘王室。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有不可後者。夫何故。義當然也。夫君臣之分。若冠屨之不相侔。儻非賜之以物。崇之以禮。其何以見親愛之誠心乎。今也平王東遷。文侯有迎送安定之功。于是賜之以秬鬯圭瓚。

張氏曰。經言賜文侯以秬鬯弓矢焉。特言秬者。舉其盛者而言之也。周官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則圭之與瓚。皆挹秬鬯之器也。賜秬鬯則圭瓚及之。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無垢曰。明德之人。其心上合于天。下合于民。保護明德之人。是上合天之心也。所以昭然升于上。下合民之心也。所以敷美名于下。民心卽天心。天心卽明德君子之心。文王能保護明德君子。所以上帝集萬國之歡心。而命文王爲君子也。嗚呼。明德君子。其用如此。人君儻不爲保護。而使小人讒賊之。是絕民之心也。絕民之心。是絕天之心也。

又曰。先正卽周、召、畢、諸公也。文武能保護明德君子。則明德君子。亦能布其四體。安意肆志。盡行其所學。昭然以大公至正之道。左右事其君。使其君不陷于禍難

焉。平王言幽王之禍患。皆左右不得其人也。又曰。文武丕顯。保護明德之人。明德之人。亦能昭然以大公至正之道。左右文武。故于小大謀猷。無不如意。謀者猷之始。猷者謀之成。以先世有聖君賢臣。成此謀畫。道德人材。紀綱政令。一皆全備。故平王先祖。自成、康而降。皆得安然在位也。

林氏曰。聖人之德不可揜。常懷欽謹之心。聖人之誠不可忽。宜格天人之大。夫常人之德。既格其大明也。則怠慢之心生于中。而矯詐之怨發于外。又焉能達于上下乎。惟聖人之德。既如是其大明也。而主心于物。又如此其能謹也。夫然後上合乎天。雖幽而無不格。下合乎民。雖遠而無不聞。自非聖人。孰能與于此。夫然後大命集于文王。亦惟先正左右小大之臣。咸出謀猷。昭事其君。使我先祖。歸于在位也。自古之得天下。未嘗不資輔弼之臣。以爲之助。使其盡一己之智力。不資左右之謀猷。將見力愈勞而心愈不給。一不成而萬有餘喪。求其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不可得也。惟其委之至重。任之至專。使其輸誠相與。無爲之治。豈不嘉哉。

呂氏曰。自堯舜以來。或說敬。或說謹。異名同實。皆是作聖工夫。此明德是天生聰明。自然之明德。謹之一字。是保養持守此德。此亦見得文武保養之功深。是以昭升于上。敷聞在下。自然克明上下四達。此其所以集命于文王。上帝集命時。元不在外。只是明德中纔謹命所以集。不謹命所以散。文武之德固如是。此亦緣當時有先正之臣。能左右昭明于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見得文武是尊信賢哲。無小大皆率而從之。所以能率先王也。耆寰卻說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是小事大事。皆出于臣下。明德安在。如臨

之六五以知臨大君之宜吉臨六五之臣見牧虛心待天下便是知臨大君之宜吉若區區任一己之聰明不任衆人之謀猷如何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不慈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無垢曰平王言我嗣位正當天大禍患絕資用惠澤于下民無以自振而犬戎侵伐我國家爲大患難其何以自支乎然禍難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商道不衰何以見高宗四夷不叛何以見宣王漢無昌邑之變則無以啓宣帝唐無宮闈之變則無以啓明皇患平王無志耳苟惟有志則呼名如夫差嘗膽如句踐輕徭薄賦以收民心尊賢使能以慰民望選兵練將以圖報仇仗大義據宿憤與天下共誅弒天子者豈非臣子之職乎　又曰天下之理有當謙者有不當謙者承祖宗之業不謙則不足以持盈當禍患之後不任則不足以成功且以成湯觀之得一伊尹其爲言曰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又曰予罔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其任如此所以能佐佑成湯能自諸侯而爲天子自七十里而有天下今平王君父爲犬戎所弒乃曰予則罔克此豈謙退時邪　又曰平王有辛苦之言而無發憤之意有求助之言而無自立之志豈有如此而能中興者乎用伐鬼方高宗所以能中興如震如怒宣王所以能中興明明廟謨赳赳雄斷者光武之中興也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憲宗之中興也豈有如平王資質而能有爲乎

林氏曰有國家者成之孔艱壞之甚易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朝毀之而有餘爲人後嗣者宜念乃祖經營締構積行累功豈易爲爾詎可廢法亂紀敗常亂俗而自取喪亡哉夫有周之天下自后稷開基公劉經始文寧之武定之其用心可謂勤矣其慮後可謂深矣迨及幽王爲犬戎所弒殄絕先王之命荒廢祖宗之緒在我後嗣憂不克負荷其位亦云勤矣故今歷陳失天下之由自陳天下之責如此其難也言我小子遭天大罪使恩澤下絕政教墮毀殄絕于下民也又侵我土地傷我人民又言當時左右之臣則無老成人又無俊傑在位是致國家之亡使我不克負荷其任也又言我惟祖惟父其不恤我躬以致如是于是告文侯曰今汝有功于一人則使長在位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林氏曰纂先王之服者莫若昭前人之功法先王之功者斯可配前人之德前人所以貽厥後後人所以紹前烈者不外乎此道也何則夫欲傳祖業者必思得祖宗之人既得祖宗之人然後可以致祖宗之治祖宗之得天下必有大義之親以爲之輔翼吾之所守者祖宗之業其可不責以祖宗之事今汝苟能克昭乃祖之德惟能纂祖宗之烈使文武之道不至于墜地用能紹乃辟迫孝于前世文德之人今汝之功多其修矣乃扞我於艱難其功可嘉得不勉之成之以紹前人之德歟

胡氏曰傳稱我周之東遷也晉鄭焉依是晉之文侯鄭之武公犬戎滅周之後在平王遷洛之時輔弼東周戡定禍亂王室之不殞繄二國之是賴也故文侯之命曰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是乃扞禦

于艱難。誅犬戎而成周室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林氏曰。諸侯有賜。所以示一人之至恩。禮物不同。所以昭人君之厚德。何則。天下之大。不能獨治。必有資于共治之人。惟吾同姓之親。恩同肺腑。德厚丘山。得不賴于維持之力。推獎之功也。古者先王之制。征伐叛而討之。所以示刑。服而舍之。所以示德。故諸侯征伐有功。則賜之弓矢。文侯扞我多艱。宜乎賜之有彤有盧也。馬之爲物。可以重任。可以代勞。其性則柔順而能行。此正如坤爲人臣之德也。故諸侯享天子以馬。天子之錫諸侯亦以馬。其意可見矣。

張氏曰。古中尊也。有中和之德。足以承先祖。奉祭祀。故以秬鬯一卣賚之。彤者正陽之色也。盧者正陰之色也。陽爲德。賜之以彤弓彤矢者。以其德足以會紹乃辟也。陰爲刑。賜之以盧弓盧矢者。以其多足以扞我于艱也。馬之爲物。其行地無疆。承載于下而使人無窮。于上有臣道焉。故又賚之以馬四匹。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林氏曰。天下之勢有遠邇。人君之治在德政。近者易治。而遠者易疏。惟人君以德而爲政。遠者既柔。則邇者自歸。感此而彼應。感近而遠應。將見如嬰兒之慕。駒犢之從。其從之也不期而然矣。且民之情不難服也。愛之則親。不難格也。利之則至。何則。好順而惡逆者。斯民之常心。一咈其心。則彼將攜持而去。好利而惡害者。斯民之常情。一順其情。則彼將竭蹙而趨。爲人上者。得不以惠而康之乎。

東坡曰。唐德宗奉天之難。陸贄爲作制書。武夫悍卒。皆爲出涕。唐是以復興。嗚呼。平王獨無此臣哉。張氏曰。遠者柔之。則遠人格。邇者能之。則邇人安。告文侯以柔遠能邇者。以晉戎狄之與鄰故也。至于小民。則其保爲尤難。故欲其惠康之也。惠以愛之。康以安之。則小民可得而保矣。

尚書精義卷五十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無垢曰東郊不開言淮夷徐戎自東而來也伯禽講武治糧申令于費費非戰地也

孔武仲曰夫聖人之定書將以垂法於後世所以垂法於後世者莫若立言之深切著明苟其言之善足以爲法於人矣則位雖卑德雖薄何害其言之善乎苟其言之不善且或無言可錄則雖棄紛之位貴爲天子子弓之賢亞於聖人不聞有言可法於後世然則詩書之所錄何必待其德與位哉此秦穆公不用蹇叔之言一戰于殽而敗績歸而有悔過自新之意魯伯禽率三郊三遂之兵征討徐戎有藩屏王室尊事天子之心是皆有美言善道可爲後世之法列于書之末不亦宜乎

張沂曰尚書謂之帝王遺書何以繫之以費誓秦誓曰孔子敍書以魯有佐王討罪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然則秦魯之君皆是王臣故錄其誓而繫之周書亦猶皐陶之謨繫于虞書也以是論之何必他議或曰孔安國曰魯有治戎征伐之備今子言魯有佐王討罪之備何據乎曰今據蔡仲之命曰成王東征淮夷費誓曰徐戎淮夷並興魯侯征之于費而誓衆是同王征伐而有備也周之時諸侯征伐多矣其事不載于書今獨載費誓是伯禽爲聖人後能佐王討罪故錄其誓也

林氏曰。何彼穠矣。平王之詩。而繫之國風者。以治內之事在焉。駉者僖公之詩。而繼以頌。後者。以長善之意在焉。今書者政事之紀。常王之典範。而連之以諸侯之事者。孔子之意。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以爲政。故錄以示于後。蓋亦以其有長善救失之心。是知詩書之意。相爲表裏。

呂氏曰。帝王誥命。至于文侯之命已絕。文侯之命既絕。是書合當以此終。然而猶有費誓、秦誓于其後。孔子定書。自有深意。帝王之意。乃古今常行其由之道也。若是書終于平王文侯之命。則是天子諸侯不能申誥命。便絕于此。誓命有時而窮。孔子爲後世知道理無窮。後面所以又有兩篇諸侯之誓。正恐當時以爲聖人之道如天。天不可階而升。道便於此窮極斷絕了。且如易不終于既濟。而終于未濟。若終于既濟。是天下無餘事。易已無餘蘊。如此則是易有時而窮。惟是終于未濟。所以見易無時而窮。若書果然終于文侯之命。則是帝王之澤亦終。後人無緣進於帝王之道。所以存此兩篇者。費誓一篇。見得帝王遺澤尚在。夫子常言。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時當春秋。王綱解紐。惟魯尚有周家典章文物。紀綱法度。由魯亦可以至於道。孔子所以存費誓一篇。見伯禽創業垂統。承周公之教。爲無窮之法。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無垢曰．弓矢言備．戈矛言鍛．鋒刃言礪．皆法言也．孔穎達曰．弓一則矢百．弓十則當千．使之數備足．其說是矣．戈矛非鍛則不精．鋒刃非礪則不利．

林氏曰．好生而惡死者．天下之常情也．今也．帥侯驅民於萬死一生之地．冒鋒鏑．犯霜露．以從事於此．而又整戎備戒．其士卒以至無有不善者．何哉．蓋好生惡死．雖天下之常情．而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爲人上者．得不所欲與之聚之．所惡與之去之．夫然後與民同樂．而上下咸安者哉．傅說曰．惟干戈省厥躬．蓋己之不正．物將柰何．今淮夷徐戎．侵我邊鄙．戕我人民．吾得不帥民以去之乎．宜告誓之．如是之嚴也．

張氏曰．甲之于身．胄之于首．干之扞蔽．皆所以自衛也．敹乃甲胄者．簡擇之而使精也．敹乃干者．攻冶之而使謹也．凡用兵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戈句之．戈者刺之．則弓矢戈矛．與夫鋒刃．皆所以討敵者也．弓一而矢百．則弓矢欲其備．戈矛必有金而成上．故戈矛欲其鍛．鋒刃必就礪也．然後利．故鋒刃欲其礪．用兵行師．以自衛者爲先．而討敵者次之．故先言甲胄干．而後曰弓矢戈矛鋒刃．至于甲胄干．非特欲其善也．又欲其無敢不弔．則其所以自衛者．尤致其謹也．

呂氏曰．大抵戎狄德盛．則後服．德衰．則先叛．蓋氣稟之偏者．易服易叛．所以伯禽宅曲阜之初．徐戎乘新定未集．便乘間來作亂．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牛之傷．汝則有常刑．

無垢曰牛馬爲車戰及負載之用軍事所不可忽也攫設機以捕獸者也穿掘地以陷獸者也軍傍之民有此類者本非有意于取軍中牛馬也然當吾放牧之際儻不杜絕敍塞之則必傷吾牛馬以害軍事故不杜敍有至傷牲者則軍有常刑矣此誓軍傍居民也嗚呼軍自軍民自民在軍則戰在民則耕故雖有軍事則軍傍居民不妨其安業也先王行兵乃如常事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無垢曰雖馬牛其風可逐而不敢逐臣妾逋逃可捕而不敢捕勿敢越逐者恐亂軍衆也有能得放逸之馬牛逋逃之臣妾而謹還其本主者此良民也吾乃商度多寡而等級以賞賚之所以勸其守分而不生僥倖之心也　又曰乃越其部分不待號令而擅自捕逐之者乃有得馬牛臣妾認爲己有而不還本主者二者則軍有常刑矣所以禁其亂衆而止其苟得也　又曰人衆則氣盛故多妄作又有小人鼓唱其間故有恃衆而爲寇盜者攘敓人財物者踰垣牆而爲姦者竊他人馬牛者誘他人臣妾者固所不能免也唯探賾索隱鉤深致遠長慮卻顧知其必有此事而先爲之防範則衆心安定而小人無能爲矣蓋刑所以禁未發而制邪心也其算索物情如此其精以此心而料敵制勝蓋有餘矣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無垢曰。夫淮夷、徐戎。以伯禽宅曲阜。而與兵侵擾。今不俟其至。先往征之。此兵法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蓋與兵而來。則其備嚴。未至而先征之。則出其不意。而彼氣喪。以周公之子。行兵如此。則知三代行兵。與宋襄公、武安君、大異矣。　又曰。兩軍相當。性命相角。干戈相持。不服炊爨。不事七箸。爲此乾糒。以充飢虛。蓋軍飽則氣贏。飢則氣乏。其于糗糧。其可不儲峙之。以供軍需乎。其或不逮。使三軍飢乏。是乏軍興也。兵法乏軍興者斬。汝則有大刑。謂付之死地也。軍事至重。不得不嚴也。　又曰。天子六軍。則有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止言三郊三遂。鄉卽郊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百里爲郊。二百里爲遂。三郊三遂。儲蓄楨榦。以備築壁壘。及距堙之屬也。距堙卽土山也。在外以闕城外。在內以闕敵情。楨榦謂築牆所立。兩木謂之楨。當牆兩邊障土者。謂之榦。榦卽詩所謂縮板。

東坡曰。徐戎、淮夷。近在魯東郊。不伐之于郊。而載糗遠征其國。既以甲戌築。亦以甲戌行何也。古來未有知其說者。以予考之。伯禽初至魯。魯人未附。韓信所謂非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戰者。若伐之于東郊。魯人自戰其地。易以敗散。築城而守之。徐夷必爭。使士功不得成。故以是日築。亦以是日行。徐夷方空國寇魯。魯侯乃以大兵往攻其巢穴。師興之日。東郊之圍自解。所謂攻其必救。築者亦得成功也。費誓言征言築。而終不言戰。蓋妙于用兵。周公之子。蓋亦多材多藝邪。　又曰。汝楨不供楨榦。則吾之刑汝。不遺餘力矣。特不殺而已。糗糧芻茭不供。則軍飢。故皆有大刑。大刑死刑也。楨榦不供。比芻茭差緩。故用無餘刑。非殺也。近時習者。乃謂無餘刑。孥戮也。非止殺其身而已。至于殺而猶不止。誰忍言之。

伯禽周公之子也而至于是哉　又曰言魯人以別之知當時有諸侯之師也楨榦、芻蕘、皆重物故獨使魯人供之三郊三遂南西北方郊遂之人東郊以備寇不供也徐夷作難久矣魯固受其害而以宅伯禽知周公不私其子也伯禽生而富貴安佚始侯于魯遇難而能濟達于政練于兵皆見于費誓知周公教子有方也孔子敍書蓋取此也余考伯禽爲方伯凡所統率兵皆在焉何獨魯人而已而供楨榦、芻蕘獨魯人者蓋糗糧則諸侯之師可自辦而楨榦、芻蕘皆重且多豈可使諸侯遠致哉

林氏曰兵凶器也亦可置之吉戰危事也亦可置之安但觀其用心如何耳使其心乎安民則不在于殺伐爲事不在于勇敢爲能而大意欲爲民去害而即安以亂而易治彼以有心來我以無心應不得不然也故其戒誓之辭禦戎之備無所不至戒誓之後汝往徂征故峙乃糗糧則遠者可致也故使諸侯之人峙乃楨榦、芻蕘則宜賦役近者故使魯人供之凡事之輕則誓之以常刑事之重則誓之以大刑且先王之時以去害爲務以仁民爲政應天順人興師動衆出于仁義而刑尚不可忘則知古者用兵未有去刑而能治也是必責之甚嚴戒之至備不得已而後動其于刑必使易避難犯以諭之至熟而後加焉故使之有過於死而人不怨也

胡氏曰郊遂者制軍之數也天子六卿故六軍大國三卿故三軍魯以方百里之地非若王畿之可以制軍如鄉之數蓋合萊邑與受田之人以其在野是以謂之三遂也方徐戎並興三鄉之軍未足以支故兼起于三遂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無垢曰。秦穆公初與晉文公伐鄭。鄭使燭之武說秦。秦與鄭盟。而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穆訪諸蹇叔。蹇叔不可。公辭焉。而召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使三人帥師伐鄭。師經崤阻。晉界也。而不假道焉。三人者其謀洩。乃滅滑而還。晉以秦因國有大喪。而越境伐鄭。師行不以告。故候其師歸。敗之于崤。獲三帥焉。晉文公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間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晉侯歸之。穆公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秦人記此事于史。孔子得其悔過之誓。故取以附于周書之末焉。又曰。軍旅用誓。豈獨秦國而聖人亦取以附周書之末。是知當時之誓師。皆不義之舉也。獨秦以悔過而作誓。此諸國所無。而暗合三王之道者也。故孔子有取焉。

楊氏曰。或問春秋止獲麟。述其旨者衆矣。書畢秦誓。寧無意乎。願聞其說。曰。仲尼蘊聖人之業而不得施者也。其生不辰于魯。則昭公見逐。在周則子朝造亂。弒君三十六。滅國五十二。三綱絕矣。仲尼歷聘以救之。則又不得其位。故退而定禮樂。刪詩書。修春秋。以防乎微。立乎教。其刪書也。堯舜之典。大禹皋陶之謨。商周之訓誥誓命。淵然垂教亦備矣。帝王之書。至文侯之命而終焉。則平王而下。誥命絕矣。周之號令。不行于天下。名位焉而已。秦穆公西夷之國也。乃能悔過誓衆。作秦誓焉。是三代之誥誓。王朝

所以令天下之文周不能有之而秦僭焉夫吳楚僭稱王徒竊其名號不過榮於外焉孔子秋尚夷而狄之況秦穆公遂竊爲帝王誥誓之文其志可量哉聖人見其微則防其著思其漸則憂其大履霜之不禁堅冰可期矣濫觴之不塞襄陵難遏矣秦穆之僭爲誓命其履霜乎其濫觴乎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匪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太史公曰秦雜戎狄之俗位在藩臣而膺於郊祀君子懼焉揚子雲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庸節節莫差于僭僭莫重于祭祭莫重于地地莫重于天則宣文宣靈其兆也如是則秦之祖已僭王者之郊也至穆公則僭乎誓也卒泊乎滅二周而遷九鼎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則秦誓者其履霜也其濫觴也故仲尼刪書畢秦誓者有傷焉有戒焉三代之誥誓中國之王不能行之西夷之君乃用焉不亦傷乎然秦國之僭亂周若不早辨之秦之子孫循襲寖長其可量哉故亦以戒周也設周有明王復興悟孔子之戒消堅冰于履霜隄襄陵于濫觴防微不至于著杜漸不及于大立制度以誅僭竊後世安有稽首歸秦者哉故曰有傷焉有戒焉嗚呼仲尼刪書立教不徒焉耳

呂氏曰穆公既爲晉所敗深自克責作爲悔過之書孔子所以載之于二帝三王之後此一書之理便是二帝三王之階梯聖人之全體在易之乾乾之德便是聖人之德乾本廣大其德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人若要精于乾德階梯在甚處在復卦一陽生于五陰之下五陰在上重疊積累正如衰世末路人爲私意障蔽然一陽生莫之能禦須有復乎乾之理復是進乎乾之階梯春秋之時三綱五常都不明

去二帝三王之時。大段遠。正如五陰在上。看此一篇。見得回心悔過。其辭懇篤至誠。若推是心以往。便可到堯舜禹湯地位。以前許多私意邪慮。亦蔽他不得。書之秦誓。便是易之復卦。學者須玩味。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邁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案以下原本俱闕。）

王雲五主編

義書集成初編

尚書精義

八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黃倫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街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